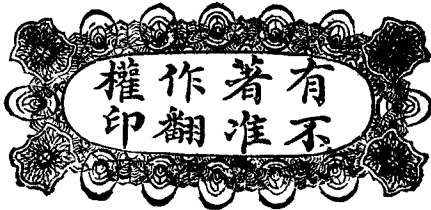


細 君 塔

中華書局印行



民國七年一月四日
民國七年二月四日
民國十三年一月四日
印刷發行

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譯著者
潤辭者
發行者
印刷者
印刷所

北京天津本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榆頭
香港廣州衡陽桂林烟台鄭州安慶梧州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

(細 君 塔) 全一冊

定價銀四角

徐卓泉
董哲香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
(一七八七)

細君塔

第一章

却說法國巴黎的瀨音河岸上。有一個高聳雲霄的塔。人稱爲細君塔。此時除鄉下人瞻仰外。竟無人來賞玩。但是塔在革命之際。聲名頗大。并且由大小說家。魯俄先生竭力稱讚。因此無人不知。這塔遙對著一箇慈善醫院。是院專替那些貧民治療。送診給藥。這也是向來有名的。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某星期四的朝晨。那醫院中的高窗中。有兩箇紳士在那裏觀看下面往來之人。一人年紀還輕。乃院內的醫生。名叫鴛村。還有一人。是他的朋友。叫做梅里。今日特來訪鴛村的。年紀約比鴛村大十歲。總在三十八九光景。如今先述二人之氣質。鴛村很肯用功。醫術頗精。梅里極有俠氣。家道豐裕。到這麼年紀也沒有縛身的職業。一心想救助苦弱之人。差不多天天在那裏等候這種機會。二人氣質。

相差極遠。竟能親如兄弟。也可稱奇事了。此刻眺望一回。見一十八九歲的少女。大約從花市上回來。手中攜著花枝。走往塔的那方面去。梅里早已瞧見。取出望遠鏡。對他細看。且道。鴛村下面走過的美人。衣服雖粗陋。人實是箇絕色。你看他的姿態。真是可愛。鴛村很沈靜的答道。此乃看塔人春潮之女。名叫蕊姑。容貌很不像他的身分。且頗知禮儀。他的性質。就是上流社會也少得很。你何不放出你平日的俠氣來保護他呢。梅里道。看塔人之女麼。實是意外。不知他住在那裏。鴛村道。塔上廊下的旁邊。有一小室。他就住在那室內。父親春潮天天總喝得爛醉。一點也不顧蕊姑。蕊姑倒還頗盡孝道。靠著自己一雙纖手。造花度日。梅里道。這真令人佩服。不錯。他是向塔中去的。你看又有人來了。此刻是對夫婦。這也有可看之價值。實是上等社會的人。鴛村道。卻是上等社會的人。然而那婦人用著青的覆面。將容貌遮隱著。男子也大有怕人瞧見的。

樣子一定不是夫婦。乃是情人。梅里道。你的眼力不錯。實是情人。并且那婦人乃有夫之婦。他膽敢與人這麼行走。竟把他丈夫辱盡。喇。鴛村道。一定二人到塔上去。在無人處打算密談的。鴛村道。是啊。塔上是此刻別無他人。只有空中飛鳥聽得罷了。梅里道。好得飛鳥不會告人。所以他們非常放心。鴛村道。我若有這種機會。也打算把這塔上做密會之所。實在非常穩當。我們此刻在此眺望。無甚意思。不如走往塔旁去罷。梅里道。走去做什麼。竊聽那情人的密話是不應當的。鴛村道。誰要去聽密話。我們去看看蕊姑。與他談談。倒也有味。梅里一聽得蕊姑之名。忽然贊成。卽道。那麼立刻過去。說罷就走。鴛村披了一件衣。與他一同出醫院之門。說道。你看方纔的二人。已到塔的中段。脚走得如此快。定是英國婦人。那婦人取去青覆面。從闌干上向下面眺望着。梅里君。你快用望遠鏡來觀看。認認他的面貌。或者認識他是何人。梅里道。我來把他細看一

下說時。用望遠鏡觀看良久。恐怕二人已達頂上。連影兒也瞧不見。隔了一回。二人果然出現在塔頂。一回兒又瞧不見。鴛村梅里徐徐步行。走近塔去。此時不知何故。路上行人突然大聲呼喊。一齊爭先趕往塔下去。梅里見此情形。說道。你看衆人如此趕將過去。難道有什麼負傷的人麼。好得我是醫生。不妨去檢查檢查。負傷人。鴛村道。倒也好。不要是方纔那上流婦人。從塔上跌了下來麼。二人正在談論。衆人也在那裏高聲說話。甲道。跌在石上。連頭顱也打破。面貌也撞碎了。跌下來時。卻是箇打扮得極美麗的女子。乙道。看他的打扮。決不是被貧苦所迫而投身自盡的。鴛村便到人叢處。分開衆人。自稱我乃醫生。向人叢中一瞧。是箇很慘的女子死骸。從高處跌在石上。面貌已糊塗。很難辨別。總之是箇上流社會的婦人。

第二章

高塔上落下來的。美人屍骸已骨碎肉爛。石上全是鮮血。慘不忍觀。衆人雖圍著。不敢走近。醫生驚。卻因是他的職業所在。絕不退縮。將傘張在屍骸上。檢查全身。說道。不中用了。確已死去。又向衆人道。那一位到我醫院裏去。叫他們拏吊臺來。順便去關照警察。那時就有兩三箇好事之人。卽忙趕去。駕村向旁邊的梅里小聲道。像是方纔瞧見的那女子。梅里道。方纔瞧見的女子。不是與一箇紳士一同上去的美人麼。駕村道。你看從衣裳至靴子。都是流行品物。竟沒有相異之處。不過方纔的女子。臉上有青覆面。此人沒有。或者跌下來時被風吹去了。梅里道。那麼那同伴的紳士怎樣呢。駕村道。方纔不是說過的麼。那婦人乃他人之妻。一定是避著人帶出來的。大約在塔上爭了幾句。那婦人憤怒起來。便從闌干上跳下去。紳士已來不及拉住他。你看一回兒那紳士就要氣喘喘的趕來咧。梅里道。我見這慘狀。已很不快。再不願見那紳士的愁容。駕

村道。這就不像你平日的義俠氣了。警察快來咧。且請少待。我們交與警察後。就可以到塔上去問問那蕊姑咧。言猶未了。正來了兩箇警察帶了一箇外科醫士。後面又有二人昇著吊臺。此時那瀨音河支流的橋上。飛也似的趕來一箇人。頭戴紅色低帽。也瞧不清楚是何等人。梅里一見。說道。不錯。果然那情夫趕來了。鴛村道。不對。那不是情夫。若是情夫。應當由塔的一面趕來。并且是戴著黑色高帽。現在來的。是紅色低帽。這時候紅帽的男子已趕到。分開衆人。向警察道。你們爲何如此躊躇著。只管在此。死人是不会復活。怎麼不去捕那殺人的凶手呢。那人氣喘喘的說著。梅里鴛村都驚道。什麼殺人的凶手。是那一箇呢。紅帽人道。就是把這美人從塔頂上推下來的凶手。警察道。你的說話。毫無根據。紅帽人道。什麼毫無根據。此話太無禮了。我在河旁釣魚時。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紳士與婦人立在闌干邊。紳士突然將婦人之足舉起。向闌干外投出。

來的警察冷笑道。你的眼睛倒與望遠鏡一般。紅帽人道。你若不信。何妨與我一同上去。恐怕還在塔上咧。鴛村也道。是啊。就是此話不確。那與美人同伴的紳士本來也應當去問問他的。紅帽人道。是呢。若警察不願去。不妨我獨自去捕來。警察道。不必費心。我還沒有曉得你是何等人咧。紅帽人道。我是箇畫師。叫做莫紫英。鴛村也向警察陳述道。我乃慈善醫院的外科醫生。叫做鴛村。這是我友人梅里。我二人都瞧見紳士帶這婦人到塔上去的。這一位莫紫英君的話。未必不確。警察至此不能不從畫師之話。只好點點頭。叫扛夫將屍骸運入醫院。然後紫英當先。鴛村梅里兩箇證人跟著。走入塔內。先穿過鐵門。沿著石壁。在廊下走去。到看塔人的室門口。叩叩門。裏面走出一人。就是他的女兒蕊姑。問道。諸位要到塔上去遊玩麼。這聲音頗足以感動那有俠氣的梅里。警察道。不是這種事。警潮呢。蕊姑道。父親有病。臥在裏面。警察道。可厭。想又是喝

醉了。待我來訓斥他一番。警察未入室內去。鴛村便向蕊姑道。你父親有病。就要累你不安咧。蕊姑臉上一紅說道。多謝父親老病復發。我卻很不安。先生。今天來此做甚。鴛村道。並非別事。方纔你可曾瞧見一箇紳士。帶著一箇青色覆面的夫人上來。蕊姑道。是的。正在我回來時上來的。只因父親病著。他便把塔門開放。錢也不收。放他們上去咧。鴛村道。不是還沒有下來麼。蕊姑點頭稱是。鴛村道。那婦人已從塔上跌下來死了。蕊姑一聽。不免驚嚇。此時警察正出來說道。不出我之所料。春潮飲酒過度。爛醉的躺著。看守人如此失職。只有革去他了。蕊姑求道。千萬別革去他。蕊姑言猶未了。忽聞上面有急急下來的足聲。鴛村便對大家搖手。於是都不開口。曉得這是凶手了。卽一同攔在廊下。只見現出一箇紳士來。不消說。自然是方纔同覆面婦人上去的人。年約三十四五。身高肩闊。看他的樣子。實是在貴婦人社會交際的健者。他見衆人攔阻去路。

很怪訝的立定。警察卽叫道。快走過來。紳士傲然走上幾步。問道。問我話麼。警察道。是的。有話要問你。望你與我一同到這裏看守人的室中去。那紳士道。有話問我麼。恐怕是弄錯了人咧。既有命令。只得遵命進去。不過今天實無暇耽擱。望你迅速一點。於是走入室中。只見春潮醉臥榻上。蕊姑在旁看護。鴛村梅里紫英。相繼入室。警察厲聲向那紳士道。你不是帶著一箇婦人上塔去麼。紳士被他一問。臉上頓時發青。

第三章

那紳士也不明白回答。只道。這句話不應當來問我。警察道。你瞞我也無用。這裏兩箇紳士和看守人的女兒。清清楚楚看你們上塔的。那紳士道。就是攜帶婦人。也沒有什麼要緊。我沒有聽過塔上禁止婦人登臨的。警察道。那麼可見得你招認帶來的了。紳士道。什麼招認。你的話倒奇妙得很。有什麼權利可以

如此問我。警察道：我要問。自然有問的道理。那婦人怎樣了。紳士道：那婦人……警察道：怎麼那婦人不見了。紳士道：那婦人不見。實是已經不在這裏。警察道：你還在這裏。那婦人獨不在這裏麼。紳士道：你們不信。不妨到上面去檢查。警察道：我也曉得不在塔上了。不必多說。我們一同到那婦人的地方去。你一見他的面。想也不能再假裝做若無其事咧。那紳士好像還不明白事之真相。說道：你的說話我不懂。你爲何要查我。我先要請教這原因。警察道：原因快明白了。你隨我來。紳士道：你不說明白。要我同去。那是太亂暴了。這就是職權濫用。你到底要領我到什麼地方去。警察道：到對面的醫院裏。紳士一聽得醫院不禁大驚道：醫院麼。難道那婦人負傷了麼。警察道：負傷不負傷。你心中總明白。紳士很擔心。卽道：那麼立刻赴醫院去。警察道：不必急急。說著又過去向蕊姑道：你父親就是革職。也須明白實是自己懶惰所致。說罷。警察方始帶著那

紳士與駕村梅里紫英三證人走出塔來分開衆人。向醫院去。駕村在路上覺得那紳士並不像惡人。向紫英道。你的話有無錯誤。現在這紳士。竟不像惡人。紫英道。爲何不像惡人。難道爲著他打扮得體面麼。衣服是不能做證據的。駕村道。不是說衣服。說他的狀態。不是他好像還沒有知道婦人負傷了麼。紫英道。那是他有意如此。你看只消停一回見了死骸。就明白咧。二人正在爭論。不覺已到醫院門前。那時警官聽得此事。已經趕來。警察便向他陳述原由。警官點點頭。將紳士領入一室。紳士形狀不安。不待警官發問。卽道。這警察不告我原由。將我帶來。到底是什麼嫌疑呢。警官道。什麼嫌疑。想想就明白。紳士道。不明白。帶婦人登塔。有何嫌疑。我到塔上。不過眺望眺望全市的景色。警官道。你可曾到塔頂上。紳士道。走到中段。那婦人身體疲倦。就在那裏休息。後來婦人吹著風。覺得身上寒冷。便下來咧。警官道。婦人既下來。你必定一起下來的。爲

何獨自留著。紳士躊躇一下。纔答道。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。我不覺冷。所以不下來。警官道。這句話就不明白。你與婦人一同登塔。下來時婦人獨自下來。恐怕決沒有這樣的紳士的。那麼上去時將他保護。一到中段。就把他拋棄了麼。紳士道。不然。婦人實在有不能獨自下去的理由。警官道。怎樣的理由。紳士道。那是我不曉得。在那婦人心中。警官道。婦人是你的妻麼。紳士道。不是我的妻。警官道。那麼是情婦了。紳士道。你說什麼。就算什麼。警官道。你保護著那婦人的名譽麼。那是你連婦人的姓名也未必肯說。紳士道。決計不說。警官道。我明白了。這實是他人之妻。既是他人之妻。你卻是應當將他保護。其實憑你怎樣瞞隱。只消我派偵探出去搜查二十四時間。就可以曉得何人之妻。紳士一聽得搜查。心中頗不安。著急得身體幾乎顫著。警官又好好說道。一搜查就可以明白。所以不問了。不過一經偵探之手。便弄得外面容易知道。我覺得反

於你無益。還是很秘密的在我耳邊輕輕把婦人的姓名告我罷。此法最爲妥善。你若沒有犯罪。我當永遠保護你的秘密。你若一味不吐實情……紳士聽到這裏。訝道。犯的是什麼罪。我何曾犯罪。警官更覺有味。說道。就是殺死那婦人之罪。紳士聽了。驚愕萬分。久之又道。錯了錯了。你把他細細檢查。一定另有罪人。真罪人未查到以前。我不發一語。等候破案。警官道。你無論怎樣。不肯直說麼。紳士道。斷斷不說。警官心有所思。點點頭立起來。說道。你到這裏來。於是將紳士領入鄰室。室內只有一張桌子。桌上載著那粉身碎骨的死美人。用油布遮著。無論何人。一走到室內。就覺得冷汗亂流了。警官令紳士立在他前面。取去油布。現出那慘不忍觀的屍骸來。紳士嚇得倒退一步。後來仔細看看。方始很鎮靜的說道。還好還好。這不是我帶上塔去的女子。此人我從未見過。警官聽了這意外的話。怎麼不驚。若真是自己的情婦。憑你怎樣薄情。斷不會如

此安心。那麼難道紳士帶來的婦人。確已回去。塔上另有一對男女麼。後面跟進來的畫師紫英。也有些疑惑。覺得不能斷定是此人。了。紳士泰然道。原來當我是將這婦人推下塔來的罪人麼。其實大誤。我那裏認得他。警官不去聽他。過來問三箇證人。鴛村與梅里。僅見這紳士與婦人一同上塔。未見婦人面貌。不知是不是這婦人。紫英卻見一箇紳士強將婦人推下來。怎奈相隔太遠。斷不定是否此人。如此直接要把這紳士認定爲眞罪人。竟沒有證據。但這紳士到底是什麼人呢。

第四章

紳士當真是歹人麼。照三箇證人之話。紳士竟難斷定爲歹人。那死的婦人。與紳士所帶的婦人。是一是二也難明白。不過由紳士態度的沈靜看來。似乎不像是這婦人。警官又向紳士道。照證人的說話。卻斷不定你是犯罪之人。現在

應當將這死骸陳列在穆爾古的死骸縱覽館。如此一來。不出三日。誰家的夫人。連姓名都可以明白了。所以不來強逼你說。不過你自己的姓名。不能不問。你須明白回答。并且住居何處。什麼職業。也應說出來。那紳士依然強硬。說道。這樣的話。我不能答。警官道。也好。你不答。只得認做罪人。引渡到預審法庭去。紳士道。這倒我也希望。我見了預審判事。自然會回答。現在決不向警官道隻字。警官至此。除引渡外。沒有他法。說道。那麼我即將你帶去。警官自己領著紳士。且吩咐警察。速將屍骸送往縱覽館。又向三箇證人說。或者明天預審法庭要呼喚你們也。論不定。至時你們必須到場。說罷而去。三箇證人還在那裏評論。那畫工紫英。以爲這紳士一定是罪人。駕村難以斷定。梅里說這紳士決不是罪人。議論紛紛。究竟那紳士有罪無罪。難以明白。這時候醫院樓上。鐘聲亂鳴。乃催促醫生向各室去診視的。駕村想起自己職務。不能久坐在此。便說明